

公正世界信念对 低社会阶层的双重作用

郭永玉^{1,3}, 周春燕²

(1.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暨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湖北 武汉 430079;

2.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应用心理学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4; 3. 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公正世界信念与群体的社会地位是相互作用的,所处的社会阶层决定公正世界信念水平,信念又影响个体应对不利处境的策略和行为,这使得公正世界信念对于低社会阶层改变群体地位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公正世界信念有助于促进低社会阶层对长远目标的追求,从而改变地位,向上流动。另一方面,公正世界信念会导致低阶层的不公正感降低,从而起到维护和强化阶层间不平等现状的作用。在社会阶层与公正世界信念的研究中,应重点考察个体差异变量与社会结构变量的交互作用。

关键词:公正世界信念;社会阶层;目标追求;公正感

中图分类号:B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1-0063-05

公正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 BJW)即相信所处的世界是公正的,人们得其所应得,所得即应得。公正世界信念的主要功能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促进对长远目标的追求;缓冲消极情绪;对不公正进行同化,从而降低不公正感。以往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公正世界信念作为稳定的个体差异变量对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影响^[1]。而从群体的角度,共享的信念又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共有的意识形态,公正世界信念对群际态度和行为又有怎样的影响?目前探讨还比较少。对于高社会阶层而言,高水平的公正世界信念与其社会处境是一致的,对维护其高社会地位是有利的。而对于低社会阶层而言,情形就更为复杂。一方面,高水平的公正世界信念与其社会处境是矛盾的,接受有利于高阶层的意识形态对低阶层改变群体地位是不利的。另一方面,公正世界信念又可以促进低社会阶层追求长远的学业或职业目标,从而改变自身地位,向上流动。因此,本文将重点探讨公正世界信念对于低社会阶层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一、处境与信念的相互作用

社会变迁不仅影响着个人的心理变迁,而且也受到个人心理的影响,二者形成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关系^[2]。人们会以自身的社会处境来进行社会公正与否的判断。由于低社会阶层占有的各类资源相对较少,在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体验到的不公正感通常会更加强烈^[3-6]。同时,持续而强烈的不公正感会逐渐成为对世界的一种稳定认知和期望,因此低社会阶层的公正世界信念也相对较低。一项针对来自不同家庭社会阶层大学生的研究^[7]表明,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阶层,家庭

* 收稿日期:2013-08-18

作者简介:郭永玉,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不同社会阶层分配不公平感的归因模式及应对策略”(71171094),项目负责人:郭永玉;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家庭社会阶层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CUGW120214),项目负责人:周春燕。

社会阶层越高,其公正世界信念得分也越高,来自高低社会阶层家庭的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的得分差异显著。

在资源分配和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会有更强烈的不公正感和更低的公正世界信念,这似乎是一种符合逻辑的共识。但是研究者们也观察到了一些不同的现象,例如,在中国大陆开展的一项研究^[4]发现:客观阶层地位的高低与人们对宏观社会不平等的态度并不一致,部分阶层地位较低的人对社会不平等的态度反而比较温和。在公正世界信念研究中有同样的发现,例如有实验研究^[8]发现遭遇或是见证不公正事件可能会使人们更加认同公正世界信念,从而抵御不公正所带来的威胁。Malahy 等研究者^[9]将实验室中得出的结论拓展到了真实的社会生活中,他们用横断历史研究方法(cross-temporal investigation)分析了自 1973 年至 2006 年美国民众的公正世界信念随着收入差距的变化,结果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当社会收入差距增大时,民众的公正世界信念也随之上升。公正世界信念理论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不平等或者不公正会给人们的安全感和对未来的可控制感带来威胁,这种威胁会激活人们对公正世界的需要,使得人们更加专注和认同公正世界信念,此时人们会通过各种策略来对不公正的现实进行同化,从而接受不公正现状。

简而言之,社会阶层与公正世界信念的相互作用可以概括为:所处的社会阶层决定公正世界信念水平,信念又影响个体应对不利处境的策略和行为,其结果是一部分个体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地位进入高阶层,而另一部分个体则通过对不平等现状进行合理化,从而接受现状。处境决定了信念,而信念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和强化了阶层现状。因此,对于低社会阶层改变其社会地位而言,公正世界信念是一把双刃剑。

二、公正世界信念对低社会阶层改变不利地位的促进作用

公正世界信念理论的提出者 Lerner 认为,个体对长远目标的追求是公正世界信念存在的重要原因^[10]。他认为只要人们要对未来进行投资,就必须考虑自己的付出能否获得回报,因此就需要相信世界是公正的。只有在公正的前提下,人们才会对未来充满信心,承诺为自己的长远目标投入时间和精力,并相信最终自己会得其所应得。

对成人而言,追求学业和职业目标是生活的主题。为了追求并实现长远目标,人们不仅要投入时间和精力,面对挫败,坚持不懈,同时人们还需要抵制眼前的各种诱惑,为了更长远的目标而牺牲眼前的利益或享乐。此时这个世界是否公正、付出是否能得到预期的回报就成为人们追求某一长远目标时考量的重点。Hafer 等人开展的两项研究^[11,12]表明,在公正世界信念受到无辜受害者威胁时,那些在未来定向上得分更高的被试或是正在考虑其未来目标的被试,更倾向于责怪受害者。当人们关注未来时,似乎更需要相信这个世界是公正的,因此要把不公正受害者的遭遇归因为受害者自身的责任,以维护个体的公正世界信念。公正的世界对于那些社会处境不利的人来说尤其重要,因为相对于处境有利的群体,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成为各种不公正的受害者的可能性更大,因此他们在对未来进行投资时会更多地考虑公正因素,它意味着个体是否有机会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现状。Laurin 等的一项研究^[13]发现,在低社会阶层中那些公正世界信念更强的人更愿意为长远目标付出时间和精力,在遇到挫折时选择坚持的可能性更大,而在高阶层中,则没有体现出公正世界信念促进长远目标追求的这一功能。究竟是“人穷志短”还是“人穷志不短”?一个重要的差异可能就源自于处于劣势中的个体对这个世界是否公正的信念不同。

公正的世界保障了处境不利群体向上流动的希望,给了他们通过自身努力奋斗改变地位的信心。只有“人人有机会”,才有可能“人人有希望、人人肯努力”。当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不再相信世界是公正的,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这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用不公正的世界信念来代替公正世界信念,当不公正客观真实存在,而且严重到个体无法对其进行同化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自己的信念。因此对个体而言,不公正世界信念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如果人们认为世界本身就是不公正

的,当然也就无所谓威胁了,这是一种犬儒主义的自我保护^[14]。但是对整个社会而言,当人们从心底深处不再相信公正世界的存在,与犬儒主义相对应的就是丛林法则的流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另一种情况,如果个体认为世界根本就是随机的,不存在好人好报、恶人恶报的情形,也不存在相反的规律,则可能导致个体放弃长远的目标而寻求即时的短期目标,或者是干脆放弃所有目标。一项针对公正世界信念与延迟折扣的研究^[15]表明,当公正世界信念受到严重威胁时,被试获得大的、更优厚的延迟奖励的欲望大幅度降低,而小的、即时的现金奖励的吸引力则大幅度上升。当世界是不公正的,未来是不可预期的,那么人们就会更倾向于选择眼前的利益,也就是俗话所说的“落袋为安”。

三、公正世界信念对低社会阶层改变不利地位的消极影响

对低社会阶层而言,维持较高水平的公正世界信念的积极作用在于,缓冲不利地位带来的消极情绪,促进低社会阶层对长远目标的追求,保持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地位的希望和信心。但是这种心理缓冲同时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

首先,导致处境不利人群感受到的不公正感降低。大量的相关研究表明,公正世界信念越高的个体更倾向于认为社会财富的分配是合理的^[16];那些公正世界信念越高的失业蓝领工人更倾向于认为命运对自己是公平的^[17]。其次,公正世界信念不仅可以降低感知到的不公正感,也可以降低处境不利人群知觉到的歧视水平。以往研究的对象包括加拿大多伦多的男女同性恋者、美国的少数民族以及欧洲的职业女性,结果都发现公正世界信念越高的个体知觉到的社会歧视水平越低^[18,19]。

无论是降低感受到的不公正感还是知觉到的歧视水平,这对低社会阶层个体维护自尊而言似乎都不是坏事。但是公正世界信念作为更有利于高阶层的意识形态,会对社会不公正进行同化,使高层认为,自身的有利地位是得其所应得的,而低阶层的不利地位同样是得其所应得,从而导致对低阶层的消极态度。公正世界信念越高的个体,对处境不利人群的态度越消极,这是公正世界信念被认为是“冷血”价值观的原因之一^[1]。在与社会阶层有关的研究中,有研究^[20]发现,公正世界信念越高的被试越倾向于将高层的成功和低阶层的失败归因于能力上的差异。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提出者 Fiske 等研究者也开始关注公正世界信念等个体差异变量对阶层刻板印象的影响。其研究^[21]发现,公正世界信念越高的个体,越认同“阶层=能力”的刻板印象。“阶层=能力”刻板印象的实质是,认为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对于其遭遇负有主要责任,而忽略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高水平的公正世界信念会导致高层对低阶层的消极态度,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更严重的影响在于,低阶层自身对“阶层=能力”这一不利的刻板印象的接纳和默许,这就是社会认同理论中提到的“共识性歧视”^[22]。这也得到了研究的支持,一项采用典型高低阶层作为被试的研究^[23]表明,无论是高层被试还是低阶层被试,其对高层的能力评分都是显著高于低阶层的,公正世界信念得分越高的被试对高层的能力评分更高一些,显示出对高层的偏好。

同时,从整个社会来看,如果低社会阶层确实受到了广泛存在且非常严重的不公正待遇,而作为利益受损者的大多数低阶层却没有感受到强烈的不公正,而是采用各种方式对现状进行合理化,对不公正表现为默许和容忍,这对于群体地位的提升、社会的进步都会起到阻碍的作用。感知到不公正正是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原因,由于高水平的公正世界信念会导致感知到不公正感的下降,同时也可能降低人们对于各种旨在改变不公正现状的实际行动的参与程度。有研究^[24]发现,公正世界信念越高的人,其政治和社会参与程度越低,同时,也更倾向于认为政治参与的效果是很有限的^[25]。而对那些自身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来说,Hafer 和 Olson 的调查^[26]发现,公正世界信念得分越高的职业女性更少参与到那些旨在改善其工作环境的行动中去。之所以参与改变行动的意愿比较低,其原因可能在于,公正世界信念得分高的人更多地认为现状是合理的,因此不需要改变。另外一种可能是,公正世界信念得分高的人对这些行动的效果可能也更悲观。最近一项直接针对公正世界信念与对不公正现状进行合理化的关系的研究^[27]发现,公正世界信念得分越高,对不公

正现状进行合理化的倾向越强,且集体政治效能感在其中起到了调节作用。

四、社会阶层与公正世界信念研究中的社会结构变量

在群际关系和行为的研究中,有两种取向,一种是社会取向,即重视社会结构变量的影响,例如对群体边界通透性、群体地位稳定性以及地位的合理性等因素的研究。而心理学的研究则更多地采用个体取向,即重视群际关系中的个体差异变量与社会结构变量的交互作用。在社会阶层与公正世界信念的研究中重要的社会结构变量有群体边界通透性和阶层地位的合法性等。

群体边界通透性(permeability),即个体通过个人努力脱离原群体,进入高地位群体的可能性。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当群体边界通透性较好、不同群体间存在流动的可能性时,低社会阶层的个体就会尝试脱离原所属群体,进入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28]。只有当群体边界通透性差且社会地位的划分没有合理性时,低社会阶层才会采用社会竞争策略(social competition),与外群体直接竞争,为内群体谋取更多的资源和更好的社会地位,这就会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群体关系^[29]。当各阶层间的边界通透性较好时,低社会阶层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进入高社会阶层,此时维持高水平的公正世界信念对低社会阶层实现这一目标就是至关重要的。只有那些公正世界信念水平较高的低社会阶层,才能在面临困难和不公正时坚持下去,追求长远的学业和职业目标,从而改变地位,向上流动。

阶层地位合法性(legitimacy),即对当前社会阶层进行分配的依据是否合理、公正的判断。Tyler^[30]近期对心理学视角的合法性研究进行了综述,他认为合法性对于维护权威地位或是制度稳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使人们自愿地服从具有合法性的权威和规则。当人们为某种不公正提供了合理性解释时,他们对所在组织的认同会更强烈,并且会更加全力地配合解决问题^[31]。因此,合法性能提供一个评估现状公正与否的框架^[32]。只有当地位差距被认为是合法时,社会地位低的群体成员才会更容易接受自己的较低地位,才会认同那些有利于高地位群体的意识形态,比如说公正世界信念。此时,人们倾向于在现有条件下去理解他们的遭遇,并为现有社会安排的正当性寻找理由。

因此,在探讨公正世界信念对低社会阶层的影响时,更符合实际的研究策略是将公正世界信念与社会结构变量的交互作用作为研究的重点。

五、结 语

对公平、公正的世界的信念和期待是良好社会心态的重要内容。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而言,保持高水平的公正世界信念有助于其对长远的学业或职业目标的追求,从而改变现状,向上流动。对整个社会而言,这也有助于维护现有社会制度的稳定。但是,公正世界信念对低社会阶层积极功能的发挥受制于两个条件:首先,公正世界信念是以现实的社会公正水平为基础的,当阶层差距加剧以至于低阶层无法认同其合理性时,期望低阶层维持高水平的公正世界信念显然是不现实的。其次,对低社会阶层上升通道的保障。近期《人民日报》有关农村孩子弃考的文章^[33]发人深省。文中提到,底层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加剧,贫穷将会代际传递,一代穷世代穷。阶层固化就可能导致低社会阶层采用社会竞争的策略来改变社会地位,危及社会稳定。因此,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是培育良好社会心态的基本前提。

参考文献:

- [1] 周春燕,郭永玉. 公正世界信念——重建公正的双刃剑[J]. 心理科学进展,2013,21(1):144-154.
- [2] 杨宜音. 人格变迁和变迁人格——社会变迁视角下的人格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6(4):1-8.
- [3] Whyte M K, Han C. Popular Attitudes Towar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Beijing and Warsaw Compared[J].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008,13(1):29-51.
- [4] 怀默霆. 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J]. 社会学研究,2009(1):96-120.

- [5] 翁定军. 阶级或阶层意识中的心理因素:公平感和态度倾向[J]. 社会学研究,2010(1):85-110.
- [6] 马磊,刘欣. 中国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10(5):31-49.
- [7] 周春燕,郭永玉. 家庭社会阶层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3,21(4):636-640.
- [8] Hafer C L. Do Innocent Victims Threaten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Evidence from a Modified Stroop Task[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0,79(2):165-173.
- [9] Malahy L W, Rubinlicht M A, Kaiser C R. Justifying Inequality: A Cross-temporal Investigation of US Income Disparities and Just-world Beliefs from 1973 to 2006[J].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009,22(4):369-383.
- [10] Lerner M J. The Justice Motive: Some Hypotheses as to its Origins and Form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77, 45(1): 1-52.
- [11] Hafer C L. Investment in Long-term Goals and Commitment to Just Means Drive the Need to Believe in a Just World[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0,26(9):1059-1073.
- [12] Hafer C L, Bègue L, Choma B L, et 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Commitment to Long-term Deserved Outcomes[J].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005,18(4):429-444.
- [13] Laurin K, Fitzsimons G M, Kay A C. Social Disadvantage and the Self-regulatory Function of Justice Belief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0,100(1):149-171.
- [14] Lench H C, Chang E S. Belief in an Unjust World: When Beliefs in a Just World Fail[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2007,89(2):126-135.
- [15] Callan M J, Will Shead N, Olson J M. Foregoing the Labor for the Fruits: The Effect of Just World Threat on the Desire for Immediate Monetary Rewards[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09,45(1):246-249.
- [16] Ng S H, Allen M W. Perception of Economic Distributive Justice: Exploring Leading Theories[J].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2005,33(5):435-454.
- [17] Dalbert C, Katona-Sallay H.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Construct in Hungary[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996, 27(3):293-314.
- [18] Hafer C L, Choma B 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Perceived Fairness, and Justification of the Status Quo[C]//In Jost J. T. , Kay A. C. , and Thorisdottir H(Eds.),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Bases of Ideology and System Justification.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2009:107-125.
- [19] Lipkus I M, Siegler I C.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Perceptions of Discrimination[J].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93,127(4):465-474.
- [20] Iatridis T, Fousiani K. Effects of Status and Outcome on Attributions and Just-world Beliefs: How the Social Distribution of Success and Failure may be Rationalized[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09,45(2), 415-420.
- [21] Oldmeadow J, Fiske S T. System-justifying Ideologies Moderate Status=competence Stereotypes: Roles for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7,37(6), 1135-1148.
- [22] 李琼,刘力. 低地位群体的外群体偏好[J]. 心理科学进展,2011,19(7):1061-1068.
- [23] 周春燕. 公正世界信念的结构及其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功能研究[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 [24] Rubin Z, Peplau A.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Reactions to Another's Lot: A Study of Participants in the National Draft Lottery1 [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73,29(4):73-93.
- [25] Smith K B. Seeing Justice in Poverty: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Ideas about Inequalities (1)[J]. Sociological Spectrum, 1985,5(1-2):17-29.
- [26] Hafer C L, Olson J M. Beliefs in a Just World, Discontent, and Assertive Actions by Working Women[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3,19(1):30-38.
- [27] Beierlein C, Werner C S, Preiser S, et al. Are Just-world Beliefs Compatible with Justifying Inequality ?Collective Political Efficacy as a Moderator[J].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011,24(3):278-296.
- [28] Tajfel H, Turner J C.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J].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1979,33-47.
- [29] Boen F, Vanbeselaere N. Responding to Membership of a Low-status Group: The Effects of Stability, Permeability and Individual Ability[J].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2000,3(1):41-62.
- [30] Tyler T R.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Legitimacy and Legitimation[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6,57:375-400.
- [31] Smith E R, Jackson J W, Sparks C W. Effects of Inequality and Reasons for Inequality on Group Identific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Social Dilemmas[J].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2003,6(2):201-220.
- [32] Mueller C W, Landsman M J. Legitimacy and Justice Perceptions[J].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2004,67(2):189-202.
- [33] 赵永平. 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加剧一代穷世代穷[N]. 人民日报,2013-05-26.

also clarify the historical cognition and the core measures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erms of capital critique. In this sense, we must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capital, effectively guide the harness of capital, and perfectly match the wealth production structure of allocation mechanism, so as to plan an overall road to the socialist Common Prosper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 Outlook of Teachers' Morality Based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LIN Chong-de(43)

The outlook of teachers' morality among the Chinese nationality is based on the excellent Chinese culture, and it i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s. The emphasis on teachers' morality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outlook of teachers' moral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the needs of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development, with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the teacher's morality in the qualification system for teachers. The teachers' moral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ty contains rich contents, and in the current society, i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teacher's love of the occupation and devotion to the job, their love for the students, their meticulous attitude toward knowledge and their intended behaviors as an example for the students.

A Historical Exploration of Epistemological Reference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CHEN Shi-jian WANG Tao(52)

Since Julian proposed the idea of "epistemological reference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core themes. Further developed by Cousin, Mann and Barnard, epistemological reference comparative education has formed an important tradition in this field of studies. There is important impact not only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nation-state education system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ducation, but also on the theoretical building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laid the foundation.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e need to explore new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continue to develop the idea of epistemological reference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Dual Function of Belief in a Just World for Lower Class

GUO Yong-yu ZHOU Chun-yan(63)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social position are interrelated and interactive in nature. On the one hand, lower-class individuals who believe more strongly in a just world are more willing to invest time and effort to their long-term goals, which would in turn contribute to the moving up of lower-class individuals. On the other hand, lower-class individuals with strong endorsement of belief in a just world might justify the status quo by their increased perception of justice, which in the long run would legitimate hierarchy inequality. To sum up, for lower class,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plays a dual function.

Nonviolence Psychology: History, Model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CHEN Wei PAN Wei HUANG Jia-yu(77)

Nonviolence is an action designed to exert influence on others so as to reach a goal without direct injury to those working against the achievement of a goal. It is not until the rise of peace psychology that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f nonviolence sees some practical and adequate development. There are many theoretical models postulated by peace psychologist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nonviolence, including Kool's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nonviolence, Teixeira's holistic theory of nonviolence, and Brenes' model of peaceful selfhood. In future research, the study of nonviolence should strengthen the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mprove its indigenization of measurement, encourage the methodological pluralism, conduct more empirical studies into social life, and emphasize the eco-culture criticism.